



# 伊甸园及其后

阿兰·罗伯-格里耶 著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伊甸园及其后/(法)罗伯·格里耶(Robbe-Grillet, A.)著;

余中先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 3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599 - 8

I. ①伊… II. ①罗… ②余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 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87256 号

ALAIN ROBBE-GRILLET

L'Eden et après

本书根据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出版社 2005 年法文版译出

©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, 2005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 - 2006 - 355 号

伊甸园及其后  
L'Eden et après

ALAIN ROBBE-GRILLET  
阿兰·罗伯·格里耶 著  
余中先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  
责任编辑 王笑月 缪伶超  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cwcn.cc](http://www.cwc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25 插页 2 字数 48,000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599 - 8/I · 3282
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，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，T: (021 - 65418000)

*L'EDEN ET APRES*



Alain Robbe-Grillet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◆ 草 稿 ◆        |     |
|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◆ 剧本大纲 ◆       |     |
|                | 13  |
| ◆ 系列与主题的最终图表 ◆ |     |
|                | 93  |
| ◆ 电影小说提纲 ◆     |     |
|                | 99  |
| ◆ N 拿起骰子 ◆     |     |
|                | 117 |
| ◆ 电影资料 ◆       |     |
|                | 129 |

# 草 稿

## 出版说明

本文献专为制片而写，相当于一种意图声明。电影的主要叙事线索在这里都描绘了出来，但是，阿兰·罗伯-格里耶的最后提醒，“一种自身应该逐渐地渗出的叙述”，则是《伊甸园及其后》在他的电影作品集锦中所标志的决定性的导向信号。该文本从未发表过。

西欧一个宁静、安详、冷清、稍稍有些忧伤的小城市，一帮青年人，小伙子和姑娘，几乎全都是大学生，梦想着“别的东西”——就是说，行动、英勇的斗争、历险、旅游、浪漫的爱情……——但是嘴里又不承认，这很自然，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很发达的幽默感，所有这一切只能以一种适当的讽喻方式从他们口中说出。他们通常喜欢聚集在城里一家叫做“伊甸园”的咖啡馆里，他们在那喝可口可乐，玩电动弹子游戏或另外的一些吃角子老虎机，商定一些计划，互相讲一些故事。他们过着一种相当自由的、几乎可说是舒适的生活，毫无激情。他们中的一些人跟另一些人睡觉，他们在封闭的小圈子中吸各种不同的烟草，但是这也一样，既没有真正

的信念，也没有深刻的满足。他们看不起成年人，他们看不起金钱，他们看不起政治，他们看不起艺术、文学，以及人们在课堂上学的一切愚蠢东西。

这样的一个开头，无论如何，都不应该引出一部根据明显的说明性提纲组织的社会学论著。相反，它应该是对许多场景所做的一种很注意形式结构的、但没有明确逻辑连贯性的剪辑，那些场景似乎是在年轻人的生活中随意拍摄的，或是在伊甸园咖啡馆，或是在别处：在大街上，在大学里，或是在更私密的会面中。很自然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长篇对话，无论是有关什么主题的，都会跟这一陈述的精神相违背。有三个人物比其他人出现得更为频繁：两个姑娘，分别叫薇奥莱特和索菲，还有一个小伙子，名叫让-皮埃尔。作为基本结构那样贯穿始终的，将是咖啡馆这一背景，而其他背景，则将作为插入语，作为对一种日常情节的指涉（无意义动作的剪辑，带有极其细微差异的重复，共同体中的孤独，等等）而出现。但是，有时候，画面中还会混进一些很有特点的想象片断，很容易从它们充满光明和阳光的氛围中把它们辨认出来。或许，那只是一些对假期的简单回忆？

一天晚上，一个陌生人来到了伊甸园，他让人叫他迪舍曼（但是，他的样子有些像爱尔兰人，或者荷兰人，反正不知道是哪里人）。他比所有的人都要年长起码十岁，他很滑稽，他很会玩游戏，他看来知道很多事情，来自很远的地方：从某个非洲的沙漠来，从梦境般的远方来。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子，很讨姑娘喜欢，很让小伙子感兴趣，给所有人带来快乐。因此，晚会常常推迟到很晚。某个时刻，多少出于某种自愿，薇奥莱特会跟外乡人面对面地单独相处：例如，在洗手池旁边，或者在电话机旁边。这时，他们之间的对话稍稍更私人化一些，但是依然遵循着游戏模式。这男人建议姑娘当天晚上到一个她所指定的地点跟他见面：市镇公园这类地方，届时将会关门，但是，很容易就能翻过它的围墙。

咖啡馆关了门，所有人全都走了。外乡人声称他已经晚了，必须迅速离开：确实，他的神色也突然变得很着急，甚至有些焦虑，但是，他在离开的一瞬间，跟薇奥莱特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色。薇奥莱特故意跟大队人马走散，以便去跟迪舍曼会面。她来到了公园；但是，那里有些影子时隐时现，妨碍了她的行动（她

担心伙伴们会跟着她，知道她去哪里了）；她听到了脚步声，叫喊声，一些多少令人担心的声音，不过那或许只是夜晚的正常声音，夜里总会有一些小混混在街上溜达着图谋发财，还会有一些酒鬼四处游荡。在一个街角，薇奥莱特跟一个她刚刚告了别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，他就是让-皮埃尔，一个笨拙的、僵硬的情人，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但又腼腆地追求她，但她总是毫无理由地折磨他，却去跟另一些远不那么体贴的人随随便便上床。

这天晚上，她又成功地摆脱了他。但是，在这些小插曲之后，当她最终来到约定地点时，却没有见到任何人。外乡人是不是已经来过又走了，还是还没有来，还是根本就不打算来？薇奥莱特在周围溜达了一会儿，说是在等他，心中却有些不自信，而突然，她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，穿着衣服躺在一个岩石水池的浅水中，毫无疑问，他已经死了。她勇敢地把那人脑袋拖出水面，惊惧地认出那人原来就是迪舍曼。事故，自杀，谋杀，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一切皆有可能；那人可能喝得太多了（他在伊甸园喝的是烈酒，而不是可口可乐），摔倒在滑溜的岩石上。或许，她听到的叫喊声是一场打架的

声音？

薇奥莱特被恐惧紧紧地攫住，赶紧跑去寻求援助：但是，好像老天故意要跟她作对似的，周围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影儿。她必须回到城区，跑到一栋她所熟悉的房子里，去找来两三个小伙子。她把他们从烟床上拉起来，一直把他们带到公园的水池旁。（让-皮埃尔也在其中。）但是，当他们赶到悲剧发生的地点时，尸体不翼而飞了，没有任何痕迹表明年轻姑娘讲述的这件事情存在。

别人会倾向于认为，她是在做梦；再说，她甚至都没有来得及——或者甚至都没有心思——以一种侦探般的细致观察过事故地点和现场物件，她也无法精确地描述尸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，甚至也说不出他可能是因什么而死的，因为她根本就没有看到明显的伤痕。然而，她却坚信那男人已经死了：他的躯体已经凉了，他的双眼大睁着，一动不动，在水底下；人们甚至可以触摸它们。

而且，她还保留着一件物证：从死者的一个衣兜里掏出来的一张明信片，当时，在他乱糟糟的衣服里，明信片一半露了出来，吸引了她的目光。然而，出于

一些晦涩的理由，她并没有对小伙子们讲到她的这一发现，而他们也放弃了种种的推究和猜测。薇奥莱特跟让-皮埃尔一起回家，并且第一次跟他做了爱，她想象这是在跟外乡人做爱。同时，她试图弄清楚，他是不是掺和进了某件事，或者远远地见证了它，既然他本人当时也在附近溜达。但是，她很快就意识到，他对此一无所知。她向他展示了明信片，这时候才发现，明信片的图像旁有血迹。那是某个遥远国家的一幅照片，充满着炎热与异国情调的神话（例如，它完全可能是突尼斯的南方，阳光明媚，有沙漠，有海水，有椰枣树），照片上是一栋房子，它在此后的电影中将很容易被认出来。

这个国家，迪舍曼本人倒是详尽地说起过，就是在伊甸园度过的那些夜晚中说起来的，尤其是明信片所展示的那个城市。明信片写得很简单，兴许只是一种旅途中空泛的问候；然而它的撰写方式却非同寻常，似乎有些拘谨，使它具有一种密码交流的样子；例如文中这样写道：“假如这一画面让你回想起什么，那为时还不晚。”或者更为简单：“没有回答，不久再见。”署名为“克洛德”，写得非常清楚，但人们无法猜到这是一个女

人，还是一个男人。至于地址，一大半已被水浸泡得褪了色。人们只能读到收信人的姓氏：“德奇曼<sup>①</sup>”。

第二天，所有人重聚在伊甸园。曾答应跟大伙儿会合的外乡人没有来。当约定的时间过了很久后，那些对薇奥莱特的故事一点都不愿相信的小伙子，也不得不开始猜想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。然而，出于一种共同的默契，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对警察说、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警察代表的是现存的秩序，而他们绝对不愿意与此同流合污。

在这小城市里，没有人认识那男人，没有人此前见到过他，没有人关心他的失踪。他可能就是随便一个过路人。只有薇奥莱特一个人决定弄它个心里明白。但是，对所有那些年轻人来说，这个荷兰人的路过还是改变了什么：他们仿佛发现一道大门突然打开了，展现出一种不同的生活，一个不同的世界；而他们自己也得到了改变。

很自然，对此最感兴趣的薇奥莱特来到了明信片上的这个国家。甚至，它是那么自然，以至于将避免对从

---

① Dutchman，英文中译作荷兰人。

一地到另一地的长途旅行所借助的交通工具作任何影射。可以由一部旅游宣传短片这一中介作为过渡，那是那天朋友们在当地一家电影院（当然，电影院的名字就叫“伊甸园”）里看的短片。很快地，薇奥莱特就置身于正在放映的纪录片的图像之中。

于是，我们从此就跟随她在那里所历经的路线，追寻着迪舍曼的踪迹。在路上，她遇到了一系列人物，他们都长着属于她出生城市的居民的脸：有一个人很像让-皮埃尔，还有一个人很像索菲，还有一个，从长相和说话方式来看，都跟在伊甸园中为顾客端可口可乐的侍者一模一样。人们已经猜到，最后，年轻姑娘终于来到了明信片上那个景点，找到了那个跟死去的外乡人十分相像、极容易混淆的人。

于是，她开始跟那个人一起，在那个村镇里，尤其是在明信片上的那栋房子里，在一个四周是光秃秃的墙壁的白色房间里，经历了一场充满肉欲的爱的奇遇，而她的想象和她的记忆也前来混淆在了这一奇遇中。很多组镜头中已经零零碎碎地显现出的梦幻色彩，这时在写实主义底色上渐渐地突显出来。这一种爱的、夜的、荒漠的经验，无疑将由男伴的消失而宣告结束，这个男人

也消失在了一种跟迪舍曼死去相类似的情境——尽管从侦探情节的连贯性角度来看，故事要展开得更充分——之中。

为什么说“无疑”？因为这一类叙述故事的逻辑就是自身逐渐地渗出，又因为在电影构建的当前阶段，作者希望能以这份依然十分开放的总提纲为限，至少在它的第二部分（也是最重要的部分！）中是如此。此后阶段的工作，将对电影拍摄的地点做出决定，对主要演员（谁来演薇奥莱特和迪舍曼）做出选择。

目前的文本只是一个框架，然而它已经基本明确了主要人物的数量和性格，还有电影的基本背景和总体氛围。另外，它还有助于那些对作者的探索多少有些熟悉的人产生大致的概念，而对故事的展开方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

